



从“寻根”到“先锋” 中国当代文学观察

CONGXUNGENDAOXIANFENG

Zhongguodangdaiwenxueguancha

熊修雨◎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从“寻根”到“先锋”

——中国当代文学观察

熊修雨◎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寻根”到“先锋”：中国当代文学观察 / 熊修雨著.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4

ISBN 978-7-104-04370-6

I. ①从… II. ①熊…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7722号

从“寻根”到“先锋”——中国当代文学观察

特约编辑：寇伯义

责任编辑：王松林

责任印制：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樊国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邮编：100055

网址：www.theatrebook.cn

电话：010-63381560（发行部）010-63385980（总编室）

传真：010-63383910（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63387810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印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5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16年4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104-04370-6

定价：30.00元

版权专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本书收录的是本人近些年来的一部分学术研究成果。

文学批评是个人学术生命的印记，其中的文字凝聚着个人的心血，刻印着生命的年轮。自投身学术生涯以来，已经历时十多年，因为兴趣，或因为科研使命需要，期间陆陆续续写下了一些所谓的批评文字，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了一些粗浅的看法。重读这些属于自己的曾经的文字，当然难免有幼稚、生涩、粗糙和僵硬之感，但却是发乎本真，源于初心。这些文字组成本人学术生命的轨迹，见证着本人的学术成长。不敢说这些文字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多少的真知灼见，有多大的学术贡献，但敝帚自珍，面对着这些带上自己体温的文字，如同面对着挚友和亲人，还是倍感温馨，难以自弃，所以将它们以专题的形式，辑录于此，作为对自己过去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记录。

当代文学批评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学术工程，个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分子而已。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欲望化和实利主义流行，网络化和信息化普及，连文学都早已经边缘化了，更不用说为文学充当义工和吹鼓手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早已经沦为一部分“小众”从事的职业，基本上局限在所谓的学术圈子和大学校园中，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影响其实非常有限。尤其是与现实结合最为紧密的当代文学批评，更是充满了浮躁之气和名利之风。但任何一个时代都离不开文学，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无法拒绝文学批评，这是文学批评的使命所在，也是其长期存在的理由。在当今文坛，批评的功利化和“圈子化”，让文学批评变得并不单纯，也不轻松，让很多的批评者无

所适从，甚至连起码的学术尊严恐怕都很难保全。以文学批评为业，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选择。我自己就深有体会，也备感无奈。这样说并不是对当代文学批评有什么怨言，而是说在今天做一个独立的纯粹的文学批评者该有多难，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又有多么的不易。既要能够抵挡得住各种诱惑，坐冷板凳，又要经受得起各种挫折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当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何在，个人的学术出路又在哪里，这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学科研工作者和当代文学批评者的我，经常感到困惑和茫然的问题。我在学术上从来不敢自诩，对待文学批评更是小心翼翼，就是深知文学批评的复杂和不易。每每看到一些才子盛气凌人，指点文坛，激扬文字，将文学批评说得天花乱坠或意义超凡，总不免感到惭愧和敬畏。

文学批评同文学一样，本身是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参与和建设，需要静下心来潜心培养。除了需要那些叱咤风云的弄潮儿之外，还需要大批默默无闻的奉献者。文学其实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业，雨露滋润、潜移默化是 its 特点；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发展方向的指引和守护，平等相处、坦诚交流是其前提。文学需要读者的热情关注，而文学批评除了热情之外，还需要批评者的责任意识、奉献精神 and 睿智眼光。从本质来讲，文学和文学批评都是非功利的，虽然在当下的现实中，似乎并非如此，这正是当前文学批评的复杂和艰难之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看到了自己学术批评的意义，也看到了这本书出版的价值，并从中找到了些许安慰。我希望做一名本色的文学批评者，一方面用自己的兴趣和努力，为当代文学批评添砖加瓦；另一方面也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在批评的漩涡中迷失自我。

感谢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樊国宾先生和王松林先生，在出版学术书籍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还满腔热情，坚持替本人出版了这本批评文集，精神难能可贵。这既是对我个人的学术支持，也是对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奉献。真诚地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敬。

熊修雨

2016年2月26日

01 序

第一部 寻根文学再思考

003 寻根文学的意义

017 寻根文学与“五四”启蒙意义之比较

028 寻根文学与新时期小说的民族化

第二部 先锋文学评论

069 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082 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观

093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意义

104 两个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与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比较

118 莫言获奖：文学挽歌或奇迹？

132 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
——格非“江南三部曲”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

- 152 女性、历史与乌托邦
——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女性书写
- 166 意义的追询
——阎连科创作心理探析
- 179 “迟到”的写作
——论阎连科
- 189 阎连科与中国当代文学
- 202 从《第七天》看余华小说叙事策略的转变
- 214 从《受戒》到《受活》
——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审美观念的历史变迁

第三部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 229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
- 246 性政治书写及其海外传播
——论张贤亮、高行健和阎连科小说中的性描写
- 261 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形象解读

第四部 民国文学批评

- 277 “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意义
- 293 悲哀：庐隐及其创作的情感特征

寻根文学再思考



寻根文学的意义

从1985年寻根文学的宣言——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发表算起，迄今为止，寻根文学已经历时三十余年了。三十多年来，作为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寻根文学早已经落幕，但文化寻根却在当代文学中生根立足，成为文学的常态，并时有佳作问世。在文学研究方面，翻开任何一本当代文学史，都有关于寻根文学的专门章节，每年都有若干关于寻根文学的研究论文（包括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出现，寻根文学早已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和重要的研究范畴。寻根文学恢复了当代文学中的文化意识，深刻地影响到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和走向，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寻根文学运动历时三十余年之际，对寻根文学的意义进行总结，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评价寻根文学，而且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一种必要。

一、文化的文学意义

寻根文学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为宗旨，使文学中的文化书写从此前可有可无的边缘状态，一跃成为文学表达的中心，在客观上恢复了当代文学中的文化意识。这可以说是寻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文学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

体。文化之于文学，既是一种内容呈现，又是一种审美表达。文化之中，本来就包含了审美的成分，属于文学表达的必然内容。中国传统文学中，文学与文化相互交织，水乳不分。一部《诗经》，既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典籍，又是最早记录中国人生活的文化著作。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本来形态。

但是，这种情况到“五四”时期发生了剧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予以了猛烈开火，以现代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学说，批判和扫荡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导致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化的失落，出现了后来被寻根作家们集体抨击的“文化断裂带”。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真正阻断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交流。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为适应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五四”新文学逐渐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传统文化在革命文学中得到了部分的复归。陈思和认为，“‘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依据的是历史的标准，而不是审美的标准。或者说，文学不是从其自身的角度来选择传统文化，而是借用了社会斗争和历史进化的角度来决定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①如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开始，一直到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围绕着文艺大众化问题一直争议不休，其实就涉及到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抗日战争的爆发，要求文艺为抗战服务，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士气，从内容到形式，都呼唤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另一方面，由于“五四”一代作家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短时期内并不能被轻易地一刀斩断，而是潜移默化地渗入现代文学的血液之中，并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色。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京派”文人及其写作，如周作人、沈从文、师陀等人作品中，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体现出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美。

在20世纪50—70年代，狂热的革命政治文化阻断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民族传统文化被当成封建毒素被踏翻在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变成

^①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

了一场民族文化的空前浩劫。民族传统文化被扫荡一空，无处藏身，从而出现了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文化断裂带”。如果说“五四”“文化断裂带”尚未真正造成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断裂，那么这一次则是一次真正的断裂，极“左”革命政治话语以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阻断了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的交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极“左”革命政治话语的肆虐横行，也导致了该段时期文学作品审美质地的粗糙和恶劣。“文革”结束后，面对着传统文化的废墟，新时期文学开始了艰难的文化重建。在汪曾祺、王蒙、张承志、冯骥才、陆文夫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重建的努力。从反思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隐约表达，到寻根文学的大张旗鼓，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终于得到了复苏。

寻根文学所要寻找的“根”，指向的是民族传统文化。虽然寻根文学的文化主张有许多悖谬之处，文化寻根运动也最终潦草收场，但寻根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却为当代文学唤回了那种失落已久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促成了当代文学中文化意识的全面复归。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文化视角的植入，打破了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将文学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让文学获得了自由。仅凭这一点，寻根文学的意义就功不可没。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受到政治的严格控制。从现代文学开始，在革命政治话语制约下，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20世纪50—70年代更不用说，就是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也是如此。但是到了寻根文学，这种情况为之一变。寻根文学是一种历史文化审美，而不是社会政治表达。寻根文学中，传统文化以一种独立的话语姿态与惯常的政治话语相区别，在政治话语之外，为当代文学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同时也给作家们带来了写作的自由。这就为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稍后出现的先锋文学，其实也是对政治化写作模式的突围。二者本质相同，区别在于，寻根文学方向向内，以文化复古的方式来进行艺术革新，而先锋文学则是面向西方，以频繁的艺术实验来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的森严，为当代文学开辟新路。这两股文学思潮后来形成合流，那便是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新

历史小说介于现实与作为正史的历史之间，既不遵从历史叙事的准则，又挣脱了现实逻辑的约束，在一种虚构的历史时空中，自由驰骋作者的才情和想象。新历史小说规模巨大，影响至今，典型地体现了当代文学多元化和自由化的写作追求。在当代文学这种艺术转化的过程中，寻根文学文化领域的开辟，功不可没。

第二，审美意识的凸显。文化意识的复苏，改变了当代文学内容的构成，从而也导致了当代文学审美风格的蜕变。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追求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表达，以政治功利性为目的。但自寻根文学开始，这种情况发生改变。文化意识的凸显，恢复了当代文学的纯文学特征。由于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审美的成分，寻根文学对文化的发掘，很自然地就体现出文化审美的特征。由于历史文化的非当下性，寻根文学的文化审美，往往与现实无涉，体现出非功利性特征。这就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审美走向，使其不自觉地功利走向了审美。同时，在艺术形式上，寻根文学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僵化的反映论认知模式，运用了众多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体现出现代主义的形式审美特征。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使当代文学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强化。

审美意识的凸显是当代文学自我觉醒的标志。正是经过寻根文学的审美变革，当代文学才摆脱了长期的政治奴仆地位，回到了艺术本身。同时，审美意识的出现，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唤醒了当代文学的自觉，为后来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好了艺术铺垫。

第三，文化意识的复苏，为中国当代文学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寻根文学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被排除在世界文学的大门之外，这除了众所周知的中西政治隔绝的因素之外，在我看来，文化意识的匮乏才是阻碍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真正优秀的文学，仅靠政治因素是阻挠不住的，会像空气一样散发，最终得到世界的公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其实是基于文化差异性和共同人性的交流。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文学交流中的重要因素，是一种润滑剂。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乃至包括新时期初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基本上属于政治化的文学，

文学局限在一种狭隘的政治视野中，封闭保守，文化意识极为淡薄。这段时期的文学并不是没有传到西方，而是不为西方读者认可，仅被他们当成了解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文献资料。这当然是一种很尴尬的传播局面。80年代以来，世界大门已经打开，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开始起步。最早叩开了西方大门的是那些带有文化寻根倾向的作品，如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及其改编电影等。在这些作品中，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沿着这条道路，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了世界，如苏童的《妻妾成群》、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等，文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力因素。

文化意识的复苏，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学视角，有利于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人类学研究是人类对自身文化发展的探索和思考，具有世界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人类学研究早在19世纪的西方就已出现，但在中国文学中却出现得很晚。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主题交替下，文学粘滞于现实，对超乎政治和现实之外的人类学问题根本无暇以顾。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则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新时期初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基本上也延续着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思路，也是一种政治化的写作。但是，寻根文学却以文化发掘的姿态，有意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使中国这个没有人类学传统的国度第一次开始了人类学的思考，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种人类学视角的采用，是对长期以来政治社会学视角的规避，是寻根文学文化发掘的必然结果。因为寻根文学所要寻找的“根”，其实就是民族（人类）的文化，对这种“根”的挖掘和表现，当然会体现出作家的特定的思考。这种表现和思考，就是一种人类学的审美视角。从寻根文学自身来讲，文化寻根，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返祖现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次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寻根文学不过是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在中国的回声而已。所

以，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寻根文学具有世界文化的内涵，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在中国当代文学来讲，是第一次，意义突出。

人类文化学视角的采用，使寻根文学获得了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内涵，具有世界文学的意义。自寻根文学开始，当代文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带有人类学意味的文化书写，其中不少被搬上影视，受到世界性的广泛关注，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莫言的《红高粱》、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今天，这种人类学视角的文化书写，使中国当代文学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现出文学的进步。

二、寻根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格局

三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当代文学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在很多方面，寻根文学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虽然从理论到实践，寻根文学都发育不良，其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存在的时间很短暂，甚至被人视为“昙花一现”，但是，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文学思潮能像寻根文学一样，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和走向。

寻根文学出现的1985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出现哗变的年代，李陀将之形容为“雪崩式的地震”^①。传统的文学大厦正在崩塌，新的文学格局正在生成。在内力和外力作用下，当代文学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汇聚到一起，如同汹涌的急流，拥挤到一个狭窄的出口，迫切地需要得到宣泄。寻根文学就是这个狭窄的文学出口，是各种文学矛盾的聚焦点。在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可谓是一个瓶颈，一头联系着传统和过去，一头联系着现代和未来。正是经过寻根文学的艺术转化，才有了当代文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寻根文学可以视为是当代文学的一次战

^① 林伟平、李陀：《新时期文学一席谈——访作家李陀》，《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

略大转移，深刻地影响到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

从当代文学的创作主体结构来看，寻根文学可以视为是当代文学的更新期，不过是从年老向年轻的逆向更新，文学气质也随之新变。寻根文学出现之前，活跃在文坛的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饱经沧桑的作家，如王蒙、茹志娟、张贤亮、周克芹等人，文坛暮气沉重，缺乏活力。自寻根文学开始，当代文学创作主体出现了整体性的更新，一批批风格各异的作家，以群体的姿态活跃于文坛，朝气蓬勃，多姿多彩。寻根文学的主体是年轻的知青作家们，如韩少功、阿城、李锐等；先锋文学的主体是另外一批年轻的作家们，如马原、莫言、余华、格非、苏童等；新写实小说的主体则是又一批年轻的作家们，如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更不必说90年代后出现的新生代写作和“80后”写作现象等。这些作家走上文坛的时候，都很年轻，与王蒙那一辈作家相比，他们无所背负，充满朝气和活力。这种年轻态和活跃性，后来成为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新老交替的变革过程中，寻根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写作方式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次从群体性的写作到个人化写作的发展演变，寻根文学也是这种演变的转折点。20世纪50—70年代的写作，是一种抹杀了个性差别的类型化的写作，公式化、概念化是其共性特征。这种类型化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群体性的写作，众多的写作者不分你我，争相书写着一个既定的时代主题，难以见出个性区别。新时期初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整体上讲，仍然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性的写作，只见思潮，难见个人。从寻根文学开始，当代文学中开始出现了风格意识，季红真认为，“‘文化寻根’思潮的真正作用，不在文化价值抉择方面的科学与否，而是在文学自身的观念蜕变和风格更新”^①；李庆西则将寻根文学的出现视为“风格意识中的文化意识”^②，都注意到了寻根文学风格意识的觉醒。寻根作家们各具个性，比如，韩少功，晦涩浪漫；李杭育，幽默风骚；阿城，朴拙洗练；贾平凹，浑厚拙重等等。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个人化

① 季红真：《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② 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的精神行为，个人化写作是文学的本来状态，也是文学自由和繁荣的标志。寻根文学之后，当代文学迎来了个人化写作的热潮，个人化写作也成为当代文学的常态现象，直至今日。

三十多年来，当代文学实现了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艺术变革，在这种艺术变革的过程中，寻根文学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多元化是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态势，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表现，也是保证。这种多元化的努力，从新时期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伤痕”、反思文学已经在酝酿着对政治一元化文学规范的突围，如“伤痕”、反思文学中“人”的话语的凸显，就是对传统政治话语的突围；反思文学中的文化意识的出现，拉开了文学与政治和现实的距离；反思文学中的艺术实验，带来了当代小说文体的解放和审美意识的增强等。所有的这些，都冲击着传统的文学规范。这些都可谓是当代文学艺术发展上的量变，而质变则发生在寻根文学身上。寻根文学从多方面推动了当代文学的艺术发展，在叙事话语、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等多方面，都促成了当代文学的变革。

从文学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寻根文学是当代文学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文学的现代化包括内容的现代化和形式的现代化。话语即内容，从叙事话语来看，寻根文学出现之前，当代文学主要是革命政治话语的一统天下。新时期初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仍然延续着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化写作思路，虽然其中的革命色彩有所淡化，但政治化的因素仍然非常突出。直到寻根文学出现，当代文学的叙事话语才出现整体性的变革。寻根文学使当代文学的叙事话语实现了从当前社会政治的层面向历史文化领域的位移。李庆西曾将之具体地描述为“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①。寻根文学正是通过历史文化意识的引入，拉开了文学与政治的距离，突出了文学中的审美意识，从而为当代文学叙事话语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寻根文学之后，当代文学叙事话语出现了多元化发展态势，相继出现了先锋文学的叙事革命和话

^① 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